



閩南兒女

第一集

閩南
兒女

MINNAN EYNU

閩南人民出版社

閩南兒女

第一集

閩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解放以來，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和在省委、地委的直接領導下，龍溪專區和全國各地一樣，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全區兩百萬人民高舉着黨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闊步前進。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涌現了許許多多的新人新事。我們編出這本“閩南兒女”，就是為了宣揚那些具有敢想敢干、奮發圖強、艱苦奮鬥和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共產主義風格的人們，藉以教育、激發全區人民，更好地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爭取更大的勝利。

“第一集”集中地宣揚了我區在“六、九”抗洪鬥爭中，黨的堅強領導、人民公社的巨大威力和人民的英雄本色。今後，“閩南兒女”一書，將結合黨的各項中心運動，陸續出版。表彰在各種運動中，大量涌現的新人新事，宣揚閃耀着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時代新人，歌頌黨的忠貞兒女。

總之，“閩南兒女”應該是一本我區人民光輝形象、偉大風格的一部分；應該是一簇共產主義火花。

我們的意圖如此，能否如願，尚望各級黨委以及廣大的文藝作者——特別是工農作者，大力支持！

編 者

1960年9月30日

目 錄

- 特大的灾害，偉大的胜利.....
-中共龙溪地委常委、宣害部长肖苏（1—5）
- 战胜“六、九”洪灾.....肖苏（6—8）
- 一曲凱歌歌頌党.....湯印光（9—23）
- 三軍伏九龍.....罗灾、湯印光、陈布倫、焦原（24—33）
- 新堤战歌.....陈文和、王雄錚（34—41）
- 火綫入党.....阿 湯（42—48）
- 海 云.....林 魁（49—51）
- 英勇不屈的西林村人.....許崇安（52—55）
- 园丁与花朵.....王雄錚（56—63）
- 冬泳队员战暴洪.....龙海县文敎局（64—65）
- 为了四十八个工人兄弟.....陈文根（66—68）
- 暴风雨中的海燕.....方 璞（69—71）
- 奋战險堤.....金 星（72—73）

特大的災害，偉大的勝利

中共龍溪地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肖蘇

六月九日，龍溪專區遭到空前未有的特大風、洪災害。來自南海的強台風風力普遍達十級、十一級，最大達十二級。台風帶來了傾盆暴雨，數小時內降雨量達一百公厘以上，全區各地三天累計雨量均在二百至三百公厘以上；最多的詔安縣店下坪雨量竟達541公厘。風雨交加，山洪暴發，加之潮水頂托，水位陡漲，洪水像脫籠猛獸似的，一夜之間，淹沒了千頃良田和大小村莊。漳州市中山橋的洪水水位超過了警戒線4.79公尺，比去年“九·一一”特大洪水還高過1.53公尺。許多地方的洪水都是漫堤而過，所有江河海堤幾乎無堤不破，有些大堤、大壩全被沖垮。受淹水稻達一百二十萬畝，甘蔗、花生、黃麻等經濟作物，也大都受淹，果樹被台風刮斷，落果很多。公路、橋樑、倉庫、房屋沖壞不少。糧食和其他各種物資損失也很大。總的情況是：災害空前，損失嚴重。但由於全區人民在黨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確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在地委和各級黨委的直接領導下，在駐漳、廈等地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三軍支援我區抗災鬥爭中所表現的奮不顧身、捨己為人的精神鼓舞下，在兄弟死區的無私幫助下，全區黨政軍民經過三晝夜的頑強搏鬥，抗災鬥爭取得了巨大勝利。

災後，十多万失去住所的災民很快的得到了安置。有了房屋住，有飯吃，有衣穿。工農業生產和城鄉人民的生活迅速恢復了正常秩序。群眾都說：這次災害雖大，但受災人不亡，房倒家未破。廣大群眾萬分感激黨和毛主席。南靖縣城瀝陽大隊一個八十六歲老人俞鼻說：“八十多年來，我一共碰上過五次大洪災，解放前三次都不比今年洪水災害大。甲申年全村被洪水淹死三百多人，戊申年又被洪水淹死了五百人，厝倒田荒，家破

人亡，災後不少人當了乞丐，而這次遭受特大洪水災害，全隊却無一傷亡。這都是共產黨、毛主席的大恩德。”許多經歷過幾個朝代的老年人說：“象這樣大的洪水災害，要在解放前，即使不被洪水淹死，災後也只有三條路：要么是拿一條繩子上吊；要么是拿一個碗一只籃子當乞丐；要么是向外逃生、妻離子散。而這次在黨的領導下，我們災民卻迅速得到了安置。這是共產黨、毛主席的好領導。”目前，廣大群眾莫不笑逐顏開，生產千勁倍增。正像群眾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只要有人在，就一定能用雙手把被洪水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成倍、成千倍地奪回來”。現在全區二百萬群眾正在黨的領導下，意氣風發，信心百倍地為取得抗災救災鬥爭的徹底勝利而進行頑強的鬥爭。漳州市委向全市人民發出了“洪水沖壞了小工廠，再建大工廠；沖壞了舊工廠，再建新工廠；沖壞了一間屋，再建一座樓；沖壞了一排屋，再建一條街”的戰鬥口號，在洪水退後的第二天，全市就有40多個工廠迅速恢復了生產，社會秩序迅速恢復正常。漳浦縣委在災後即作出決議，提出“受災一畝，擴種兩畝，損失千斤，奪回萬斤”的行動口號，決定全縣開荒擴種16萬畝地瓜，增產糧食8600萬斤；被洪水沖破的273個水利堤壩現已搶修好200多個。災害最重的龍海縣各受災區，更是“一手抓救災、一手抓生產”決以早稻損失晚稻補；水稻損失地瓜補；水田損失農地補的措施奪回一切損失。生產自救運動正在蓬勃地開展。受輕災的東山、平和兩縣人民提出“支援龍海等重災區”的口號，主動增派勞力支援搶修九龍江防洪堤的鬥爭，全區人民在省委市委直接領導下，响亮提出“人民自有回天力，沖破舊堤修新堤”的口號，抽調了25萬個勞力，自帶工具。搶修九龍江等江、河、海堤，決把抗災鬥爭進行到底，奪取抗災鬥爭的完全勝利，以此實際行動來報答黨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親切關懷，報答人民解放軍和兄弟地區的無私援助。

經過全區二百萬人民的頑強鬥爭，抗災鬥爭已取得偉大勝利。這再一次顯示了黨領導的英明、正確；再一次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無比優越性；這同時又是一支偉大的激動人心的共產主義的凱歌。

第一、黨的領導是戰勝這次特大洪水災害的根本保證。黨和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在和自然災害作鬥爭中，一定要樹立“人定勝天”的思想，不為任何自然災害所吓倒。同時，在和自然災害作鬥爭中，一定要認真做艱巨的工作，絕不能麻痺大意。這就是為我們戰勝這次特大洪水災害奠定了

牢固的思想基礎。早在台风暴雨到来之前，党中央和省委就指示我們作好抗災的一切準備。洪水到来后，省委又发出了：一切为了抗災斗争的胜利，一切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并想尽一切办法支援灾区的号召。地委立即向全区人民部署了抗災斗争，号召全党全民，全力以赴，从最坏处着想，战胜风洪灾害。九日以后，地委领导同志日以继夜，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了一切有效措施抢救救灾。十一日深夜，又作出了“抗災抢险生产自救的十项决定”。正在福州开会的地委第一书记馬兴元同志又从福州打来了紧急的电话指示：“在抢险斗争中必须首先抢救人，同时抢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必须妥善安置灾民的住、食、穿、用。”十二日地委书记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楊文蔚等同志乘专机赶回漳州，亲自到各个重点灾区观察。十五日又召开了全区广播大会，提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响亮号召，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省委前后派省委書記林一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楊文蔚，常委、付省长叶松，常委、农村工作部长郭述堯、常委、宣傳部长許或青等同志，率价数百干部前来慰问和坐镇指揮，更为感动人心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数架飞机冒着恶劣气候，向我区被洪水围困的灾民空投食品、衣服。为了防治灾后各种疾病，省直卫生系统和兄弟地区及部属先后派来大批医务人员携带防治药品二万四千多公斤，各种消毒杀菌药品四万一千多公斤，一千七百多件医疗器械及其他药品数十万件（片），奔赴各灾区进行防治，省委、省人委及兄弟地区还调来2,000万斤粮食支援我区。省属工厂、財貿、交通、文教等部門表示“要物有物、要人有人、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送到”全力支持我区救灾。在受特大洪水灾害期间，广大党员、干部都站在抗災斗争的最前线，抢救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有些共产党员、干部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十分感动，說：这是党和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干部。”

第二，人民公社制度在抗災斗争中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人民公社由于规模大、組織力量强、活动范围广，工农兵学商拧成一股繩可以統一筹划全社的抗災、救灾工作，合理安排、組織各种抗災、救灾力量。因此，在这次抗災斗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各地人民公社在和上级交通电讯完全断絕的情况下，单独作战，統一使用人力物力，上下游、左右岸相互配合，全面开展抗災斗争。詔安四都公社海堤遭受海潮和洪水两面夹攻，东堤岸有四处被冲开缺口，情况異常紧急。公社党委立即从平原各大隊調

來一千二百多人支援搶險，全副突击，加高培厚苦戰一天，護住了海堤，保住了堤內千畝良田。漳州市在特大洪水包圍中，由於房屋大量倒塌，大部分失去住所的災民都由公社統一安排，妥善安置。洪水退落後，各公社食堂就着手修整爐灶，籌集燃料，供應受災群眾飯菜，受災的老太婆林目吃到食堂送來的飯，感激的流下淚說：“如果沒有黨和公社，只好當乞丐。”龍海步文公社蔡埔大隊本著“一戶受災萬戶幫助”的精神，全大隊在洪水襲擊下，人畜全部安全轉移。七十多歲黃氣被救到安全地區後，萬分感激地說：“過去單家獨戶，各顧各，五十多年前一次水災不及這次嚴重，却死了百來人；現在有了人民公社，全社如一家，大家共甘苦，無一死亡，真是大奇跡。”現在廣大群眾異口同聲稱讚“人民公社真正好”。既“消滅像這次這樣特大洪水災害的災痕，依靠單干，得一輩子；依靠合作社，也得好多年。現在有了人民公社，很快就解決了。”

第三、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風格在這次抗災鬥爭中得到了高度的發揚。人民解放軍在這次抗災鬥爭中又一次表現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那裏有險情告急，那裏就有子弟兵。提出了“見危險就搶、見困難就上，見災民就救”的口號。十日洪水襲擊龍海、漳州地區告急，海、陸、空三軍大力支援。海軍某部出動了砲艇、登陸艇前來搶險救災。炮兵某部派來汽車數十輛、連續三天運送搶險救災物資，陸軍某部二千多官兵搶險救災連續三晝夜，並運送大批蔬菜支援災民。十二日洪水開始退落，駐漳部隊二百餘官兵，突击一晝夜，翻晒倉庫被淹的糧食三百多萬斤。某部工兵分隊，連夜修通了被水沖毀的龍江上的大橋。通訊分隊也協助電廠和郵電部門，整修了市內的電綫，保證了生產用電和照日用電的需要。並為受災群眾送去八千斤大米飯、八百多斤面粉和大批瓜菜、衣服。解放軍這種高度的共產主義精神和行動，將永遠銘記在閩南人民的心坎里。

全省各兄弟地區黨政軍民對我們區人民表現了最大的關懷，顯示了高度的共產主義風格。晉江、福安、南平、閩侯、龍岩等專區和福州、廈門、三明等市雖然也遭受了台風洪水災害，但當获悉漳州地區遭受的災害更加嚴重時，主動伸出了支援之手，晉江地委第一書記張桂如同志，廈門市委第一書記袁啟等負責同志都趕來漳州，並派出慰問團，攜帶大批物資，慰問我們區災民，各地市委發來的電報電話都表示：“要什麼就支援什麼，什麼時候要就什麼時候送到”。我們區許多群眾被洪水圍困期間，晉江、廈門、福州等地連夜動員幹部群眾通宵蒸饅頭、烤餅干、運大米、獻衣服。

海陆空兼程并进，赶运漳州。福州市食品加工厂和饮食业的六百多个职工，连夜赶制八万多斤馒头、糕饼，运来我区。为了支援我区灾后生产，夺取抗灾全胜，三明市支援我区钢材一百吨；南平、龙岩也调来大批木材、毛竹赶运漳州；莆田也调来大批良种。晋江专区、厦门市还组织了几个泥水匠、石匠、木匠、携带洋镐、铁锹、扁担、粪箕到我们重灾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晋江地委还送来了锅、碗、筷子，厦门市连生荒都送来了。这里再次使我们感受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温暖和幸福，真是“一处有灾，八方支援，一家有难，万家帮忙”。这种巨大的热情的支援，有力地帮助了我区的抗灾救灾工作，大大鼓舞了我区人民生产自救，夺取抗灾全胜的斗志。

全区人民一致认为：虽然我区灾害十分严重，但形势更为良好，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乘风破浪前进，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目前，全区正在开展以“三抢”（抢收、抢种、抢修）“五夏”（夏收、夏种、夏季征购、夏季分配、夏季生活安排）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并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生产自救，掀起全民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

60年6月30日

战 勝 六 九 洪 災

肖 苏

南海在咆哮，
强台风捲起了雨暴，
山洪暴发，江河猛漲，
市无甬道田无苗，
汪洋一片漫树梢。

洪災激怒了全区人民，
也动摇了中国人民的子弟兵，
那里有險情告急，人們就奔赴那里，
到处都有搶險救災的人群，
到处都有陆海空三軍。
数不尽的英雄人物，
說不完的模式事迹。
看！水高一尺，堤高一丈，
見危險就搶，見困难就上，見災民就救。
連續三晝夜的緊張战斗胜利了，
奏出了一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凱歌，
写下了一首“百年大災无大难”的灿烂詩篇。

首都派来了神鷹銀燕，
隆隆的馬达声震地撼天。
它带来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它为災民校送下热食和寒衣。
人群在沸騰，
災民在歡笑，

人們流下了感激的熱淚，
老年人更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都說：

“不是饅頭是紅心，
不是大米是仙丹。”

群情昂揚

萬民歡呼：

萬歲，共產黨！

萬歲，毛澤東！

全省各地都伸出了友誼的手，
電訊、函告、慰問信都向龍溪地區人民表示：

“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
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送到。”

陸地上開來了汽車，

水路上駛來了船隻，

運來了大批的糧食、衫褲、鋤頭和用具，

連吃飯用的碗筷，治病用的生薑紅糖也送來了。

無私的支援，兄弟般的幫助，

真是照顧得無微不至，關懷萬分。

黨的領導無往不勝，人民公社力能回天，

工农兵學商，扭成一股繩，

無災區支援災區，輕災區支援重災區。

倒塌一所房，再蓋一座樓。

沖毀一排屋，再修一條街。

旱季損失晚季補，

損失千斤奪萬斤。

自力更生，自產自救，是我們的方針，

用勞動的雙手，奪取更大的勝利是我們的決心。

夏收夏種不過立秋，

搶時間就是奪勝利。

各級領導深入生產第一線，

百分八十的勞力會師田間，
千斤稻，萬斤薯產運動烈火朝天。
我們相信我們自己：
不僅能夠取得抗災鬥爭的勝利，
更能夠奪取晚季生產的更大豐收。

60年6月25日

一曲凱歌歌頌黨

湯印光

六月九日，天象塌了底，狂風暴雨交加，大地一片灰濛。

九龍江水猛漲，洪峯一個接一個地沖擊着江岸。水花濺得老高，發出“嘩——裏，嘩——裏”的巨響。

在天寶公社前沿的長堤上，一隊隊的護堤人馬，正緊張地準備着木桩和沙包，人們不斷呼着號子，像是在叱喝那發狂的洪潮。沿岸的塔尾、天寶、后巷、大寨等村子，七戶播筒四處交響。由黨團員、幹部和基干民兵組成的廿幾支轉移搶救隊，正在各處活動。他們有的闖進倉庫，把一包包糧食、肥料扛向高處；有的正扶老携幼，扛箱夾被，從低矮房裏，破舊屋裏走出來，紛紛向高處樓房涌去……

在公社黨委指揮部裏，十幾個渾身濕漉漉的人，正圍坐在一起，研究和策劃着全盤的抗洪戰鬥。忽然，桌上的電話鈴急響。一個穿着漢裝、褲筒搖得高高的中年大漢順手抓起話筒：“喂！是我——哦，你是劉書記——”耳機裏響起縣委劉書記的聲音：“堤岸是沿江人民的生命綫，你們要想盡一切辦法保住它。有什麼困難，請立即來電……”

那個中年大漢——公社黨委會黃書記放下話筒，用請示的口光望着一位身段稍矮、滿臉生機的人——駐社縣委牛付書記說：“牛書記，是不是馬上召開黨委緊急會？”

“對，根據縣委指示精神，做出新的部署！”

一道新的戰鬥部署立即通過黨委緊急會議產生：把主力調上長堤，開展護堤“保衛戰”！

以烈：一路路人馬，象和急雨賽跑，涌向江邊。長堤上立即聚集了三千“精兵”。

这条七千五百公尺的长堤，象一弯长弓，护围着堤内四十多个自然村、六千五百多户人家。这里，有六万五千多亩耕地，一千两百亩闻名全国的天竺青蔗林象一条绿带，系在堤下。

牛付书记和黄书记来到堤上，登上高处，展眼四看。堤外：浊浪滚滚，分散的漂木，树桩，在江里横冲直撞，一个洪峰压来，堤岸边滑的泥土，就要塌下一大块。堤内：满眼是苍绿、密集的田庄。要是江堤的要冲地带塌了，全社就将有百分之八十的田庄遭到重大的破坏。两个书记看着、想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重大、强烈的责任感就象眼前的洪峰，一个接一个地冲击着他俩的心。

“县委指示得多正确呀，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它！”两个书记几乎是同时地吸着。随后，一前一后地走进护堤指挥所。

指挥所付指挥——公社党委许付书记，正抓起话筒想摇电话，抬头见了牛、黄两书记，又放下话筒：“我正要向你们汇报，到现在为止，上堤民工三千二百名！大家情绪很高，护堤的决心很大！”

“有没明确分工？”牛书记问。

“没有，只按去年的老界钱！”

“不行。得把险堤分段负责，每段指定一个支部书记包干。”

“是不是外加三支突击队，由付书记或工作组长带领，专门突击意外堤段？”黄书记提出了补充意见。

“对！”牛书记转身走到指挥所门口，望着忙乱的护堤人：“更艰巨的任务还在晚上，没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分工就会出问题。”

许付书记两眼闪着光芒，不住地点头。随即抓过斗笠，急急跨出指挥所。……

傍晚。风更紧，雨更急。

九龙江水象快开的水，泡沫满江，呱呱上涨。

牛付书记和黄书记正仔细地察看统计员送来的雨量，水情记录表。黄书记那两道剑眉随着记载的变化不断在跳动着，口里轻轻地念着：“每小时上涨廿五公分，好像快！”

一个炊事员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稀饭，分放在牛、黄两书记的面前：“快！牛书记，黄书记，你们已两三餐没吃上热饭了。”

书记象没听见似地，还是聚精会神地翻看着。

牛書記問統計員：“同志們的情緒怎麼樣？”

本來靜靜站在旁邊的小統計員，被牛書記這一問，情緒立即活躍起來。他眉飛色舞地邊說邊比劃：“嘿，同志們干劲可大啦！他們的口號是‘水漲一分，堤高一寸’。別的不說，就說天堡付大隊長沈海石帶領的那個打樁隊吧，他們雖轉戰了兩天一夜了，可勁頭一點也沒減弱。每兩個人五分鐘就打下一支桩，他們正和各個隊挑起競賽呢！”小統計員望一望書記，又補充說：“那些小伙子們還直叮咛我說‘別光記水漲，堤高可別忘了記上呵’。”

“有沒新問題？”牛書記笑笑地問。

“問題？——哦，就是麻袋少一些，木桩不够打的。”

炊事員怕兩個書記又上堤去，親切地拉着牛書記：“快吃點飯再說吧。”

“好吧，壯壯子膠和些！”

兩個書記剛把碗端到嘴邊，電話鈴急響。黃書記放下飯碗，抓起話筒：“喂！你是護堤指揮所！哦——是我。什麼？水位上漲加劇，漏洞增多，器材發生困難——好，我們馬上想辦法。”黃書記放下話筒，又拿起來：“喂！總機，請掛縣委會——請掛縣委會……”通縣委的線路斷了。黃書記的額頭滲出汗來。

“別急！依靠人民公社，堅持獨立作戰！”牛書記鎮定而有力地說。……

公社三部電話機齊搖。農械廠、糧站以及各大隊的電話鈴頻響。

農械廠黨支部書記沈四海，帶領一隊木工，扛着各種木料奔上堤來。

糧站的麻袋運上堤來。

水電站的發電機搬上堤來。

靠山的月岭大隊和洪坑一帶一千名“援兵”火急地趕來。

……

到處是運貨的車隊、增援的人群。

不到兩小時，堤上堆上四千條麻袋、五千支木料。護堤的人們看着一堆堆器材，一對對眼睛更亮、一雙雙手揮得更緊張。一個送沙包的小伙子，揚起了虎嗓子：“丁哪，這會是‘兵多彈藥足’，就看咱這槍炮手啦！”他獨個兒扛起一包沙包，象扔炸藥一樣，“轰”一聲，把一個剛蓋到岸邊的洪峯摔得粉碎，水花濺了小伙子一臉。

入夜，发电机轰鸣，长堤上高挂两百盏电灯。只见银灯点点，人影绰绰。一根接一根的木桩被挥午着的铁锤石斧，稳扎在江堤前沿；一包连一包的沙包象暴雨般地投进洪流之中。

雨点、水花乱溅。长堤不断在加高增厚。

在塔尾村口一段险要地带，一支卅五名的抢险突击队突击战打得最激烈。

这里，堤身突出，又是上游地段，洪水象万头脱缰的狼虎，狠命地猛扑，时刻想要捣毁这个维护全社人命、财产的“前哨”。

这里，更是塔尾村四百多户人家的生死要关，密集的六、七百间住宅，离堤不过卅公尺远。

挂在这里的人们不是英雄也是好汉。

暴雨，淋在他们身上；

狂风，打在他们身上；

浪花，也溅在他们身上。

有几个小伙子气急啦，把头上的笠子摘掉；把上身的衣服脱光，跳进水里，又打桩又送沙包，象一下子就要把洪水赶回东海。

带领这个突击队的是党支部付书记柯却，为首的突击队员是共产党员柯蓝。

从傍晚到现在——一下两点，五、六十公尺长的堤岸，就加高了兩尺高。可是，洪水还是一步不耻，象要把堤岸顶上天边。

柯却站在水中，刚打完堤上最后的一支桩。忽然，一股旋流卷来，在他脚下冲开了一个漏洞。

这时，木桩已打完了。

队员们喊着：“书记，快快起来，试试用沙包能不能堵上！”

然而，浅木桩抵擋，沙包一投下去，立即被水冲翻。

柯却象一尊铜象，坚定地站着。他知道，脚板已在不断地往漏洞里陷，一会，泥水将会盖过眉梢；他更知道，这一双脚，此刻拴着千万条生命和千万件财产；动一动，就会使人民群众遭殃不浅。

泥水淹过大腿了，他没有动；

泥水淹上腰围了，他还没有动。

身强力大的共产党员柯却，眯着虎眼，见漏洞愈来愈大，书记的身段也越来越短。他忍不住了，也往水里跳，狠狠地挤到书记身边，用力把书

把柱上拉，想墊自己的脚板，去代替書記的脚板，把漏洞堵上。接着，就在他倆的周圍，水聲猛響，卅多個突擊隊員，全站到水中。一個基干民兵，扛起一包沙包，站入水中，把漏洞堵上。

人，就是鋼鐵的巨柱，天水就別想再把沙包沖翻。

洪峯，一個接一個地在英雄們腳下濺起浪花。

柯村書記問突擊隊員們：“你們冷嗎？”

“不，我頭上還冒汗呢！”

“我的心頭像燃起一把火！”

“我們就堅持到天亮……”

“不！要增加了漏洞怎麼辦？我們得派人去求援——”柯村書記正說着。忽然，柯藍高叫一聲：“看，龍王給送材料來啦——河上有漂木！”

大家還沒看清，柯藍就躍身游向河里，接着又跟上了兩個人。他們沖過好幾個浪頭，一傢伙把五、六根漂木全撈上來。三刀兩斧，就制成了十幾支木桩。接着，險堤又來了“援兵”。漏洞被堵死了。……

戰鬥在持續進行。

護堤指揮所裏的台鐘指着三點八個字。這是長堤最危急的時刻。九龍江水位超過警戒綫三點五公尺。在一些險要地帶、江堤靠水面不斷出現的漏洞雖然不斷地被人們用木桩、沙包堵死，但兇猛的洪流並不死心，它不斷從江堤的背面迸噴出來。水，把堅實的地面也壓出裂口來了。

“呯，呯，呯”——在南靖靖城公社堤段，已經接連傳來好幾次槍響了。這槍響，聲聲緊扣人們的心頭。那是決堤的凶訊呵！緊靠靖城公社的羅溪、塔尾等村，閃出一群群的人流，有的順着田埂，有的沿着江邊大道，急急地向山區轉移。

情況來得這麼突然。一些离指揮所較遠的護堤人馬，聽到上游一聲聲崩堤的凶訊，看到乡亲们正沿岸奔跑，有些人心緊意亂，竟然奔下堤去，想轉入搶救，長堤上開始混亂了。幾處險堤的洪峯，也象突然發了瘋，不斷地蓋過江岸，眼前幾千條的生命、成片的田庄，危在片刻。

這時，突然從公社黨委會的東西路口，閃出牛、黃兩書記。原來，他倆在用電話指揮護堤、轉移兩綫戰鬥的時候，忽然發現護堤指揮所沒人回話，知道必有危急情況發生，兩個人便各朝一方奔向江邊來。牛村書記來到大路口一看，不禁暗吃一驚：周圍黑壓壓，沿江的公路到處是人流，比地不綫高出近三公尺的洪水，就在頭上咆哮，眼看，也隨時有蓋過眾人頭